

卷第四百七十八 昆蟲六

飯化 蜈蚣氣 蠓螭 顛當 螺贏 沙蟲 水弩 徐玄之
短狐 蜘蛛怨 蜥蜴 殷瑯 豫章民婢 南海毒蟲 諾龍
飯化

道士許象之言，以盆覆寒食飯於暗室地，入夏，悉化為赤蜘蛛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蜈蚣氣

綏縣多蜈蚣，氣大者，能以氣吸兔，小者吸蜥蜴。相去三四尺，骨肉自消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蠓螭

蠓螭，段成式書齋多此蟲，蓋好窠於書卷也，或在筆管中。祝聲可聽。有時開卷視之，悉是小蜘蛛，大如蠅虎，旋以泥隔之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顛當

顛當，段成式書齋前，每雨後多顛當窠，（秦人所呼）深如蚓穴。網絲其中，吐（「吐」原作「土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蓋與地平，大如榆莢。常仰俾其蓋，伺蠅螭過，輒翻蓋捕之，才入復閉，與地一色，並無絲隙可尋也。其形似蜘蛛，（如牆角負網中者）《爾雅》謂之「王蛛蜴」，《鬼谷子》謂之「跌母」。秦中兒童戲曰：「顛當牢守門，蠓螭寇汝無處奔。」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螺贏

螺贏，今謂之蠓螭也，其為物純雄無雌，不交不產。取桑蟲之子祝之，則皆化為己子。蜂亦如此耳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沙蟲

潭袁處吉等州有沙蟲，即毒蛇鱗中蟲也，細不可見。夏月，蛇為蟲所苦，倒掛身於江灘急流處，水刷其蟲。或臥沙中，碾蟲入沙。行人中之，所咬處如針孔粟粒，四面有五色文，即其毒也。得術士禁之，乃剗其少許，因以生肌膏救治之，即愈。不爾，三兩日內死矣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水弩

水弩之蟲，狀如蜚蠊。黑色，八足，鉗曳其尾，長三四寸，尾即弩也。常自四月一日上弩，至八月卸之。時彎其尾，自背而上於頭前，以鉗執之。見人影則射，中影之處，人身隨有遼腫，大小與沙蟲之毒同矣。速須禁氣制之，剗去毒肉，固保其命。不爾，一兩日死矣。復多盅毒，行者尤宜慎之。凡入盅家，慎告主人曰：「汝家有盅毒，不得容易害我。」如此則毒不行矣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徐玄之

有徐玄之者，自浙東遷於吳，於立義裡居。其宅素有凶藉，玄之利以花木珍異，乃營之。月餘，夜讀書，見武士數百騎升自床之西南隅，於花氈上置繒繳，縱兵大獵。飛禽走獸，不可勝計。獵訖，（「訖」原作「托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有旌旗豹纛，並導騎數百，又自外入，至西北隅。有戴劍操斧，手執弓槌，凡數百。挈幄幕簾榻，盤碟鼎鑊者，又數百。負器盛陸海之珍味者，又數百。道路往返，奔走探值者，又數百。玄之熟視轉分明。至中軍，有錯彩信旗，擁赤幘紫衣者，侍從數千，至案之右。有大（明抄本「大」作「載」，當作「戴」。）鐵冠，執鐵簡，（「鐵簡」原作「鉞」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宣言曰：「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，其先鋒後軍並甲士執戈戟者，勿從。」於是赤幘者下馬，與左右數百，升玄之石硯之上。北設紅拂盧帳，俄爾盤榻幄幕，歌筵舞席畢備。賓旅數十，緋紫紅綠，執笙箏簫管者，又數十輩。更歌迭舞，俳優之類，（「類」原作「伺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不可盡記。酒數巡，上客有酒容者，赤幘顧左右曰：「索漁具。」復有舊網籠罩之類凡數百，齊入硯中。未頃，獲小魚數百千頭。赤幘謂上客曰：「予深得任公之術，請以樂賓。」乃持釣於硯中之南灘。樂徒奏《春波引》，曲未終，獲魴鱸鱖百餘。遽命操膾促膳，凡數十味，皆馨香不可言。金石絲竹，鏗鞳齊奏。酒至赤幘者，持杯顧玄之而謂眾賓曰：「吾不習周公禮，不習孔氏書，而貴居王位。今此儒，發鬢焦禿，肌色可掬，雖孜孜矻矻，而又奚為？肯折節為吾下卿，亦得陪今日之宴。」玄之乃以書卷蒙之，執燭以觀，一無所見。玄之舍卷而寢。方寐間，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，自西牖下分行布伍，號令而至。玄之驚呼僕夫，數騎已至床前，乃宣言曰：「蚩蚩王子獵於羊林之茸，釣於紫石之潭。玄之牖奴，遽有迫脅，士卒潰亂，宮車振驚。既無高共臨危之心，須有晉文還國之伐。付大將軍虻釘追過。」宣訖，以白練係玄之頸，甲士數十，羅曳而去。其行迅疾，倏忽如一城門，觀者架肩疊足，逗五六里。又行數里，見子城，有赤衣冠者唱言：「蚩蚩王大怒曰：披儒服，讀儒書，不修前言往行，而肆勇敢凌上。付三事已下議。」乃釋縛，引入議堂。見紫衣冠者十人，玄之遍拜，皆瞋目踞受。聽陳劾之詞，（「聽陳劾之詞」五字原作「所陳設之類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尤炳煥於人間。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，厥疾彌甚。三事已下議，請置肉刑。議狀未下，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：「伏以王子曰不遵典（「典」原作「曲」，據陳校本、許本改。）法，遊觀失度，視險如砥，自貽震驚。徐玄之性氣不回，博識非淺，況修天爵，難以妖誣。今大王不能度己，返恣胸臆，信彼多士，欲害哲人。竊見雲物頻興，沴怪屢作，市言訛讖，眾情驚疑。昔者秦射巨魚而衰，殷格猛獸而滅。今大王欲害非類，是躡殷秦，但恐季世之端，自此而起。」王覽疏大怒，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，以令妖言者。是時大雨暴至，草澤臣蜃飛上疏曰：「臣聞縱盤游，恣漁獵者，位必亡；罪賢臣，戮忠讜者，國必喪。伏以王子獵患於絕境，釣禍於幽泉，信任幻徒，熒惑儒士。喪履之戚，所謂自貽。今大王不究游務之非，返聽詭隨之議。況知玄是一國之元老，實大朝之世臣，是宜彩其謀猷，匡此顛仆。全身或止於三諫，犯上未傷於一言。肝膽方期於畢呈，身首俄驚於異處。臣竊見兵書云，無雲而雨者天泣。今直臣就戮，而天為泣焉。伏恐比乾不恨死於當時，知玄恨死於今日。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，欲正名於肉刑，是抉吾眼而觀越兵，又在今日。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為謬，卒並於晉公；吳以伍子胥見為非，果滅於句踐。非敢自周秦悉數，累黷聰明，竊敢以塵埃之卑，少益嵩嶽。」（「岳」原作「華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王覽疏，即拜蜃飛為諫議大夫，追贈太史馬知玄為安國大將軍，以其子蚩為太史令，賻布帛五百段，米各三百石。其徐玄之，待後進旨。於是蚩詣（「詣」原作「言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移市門進官表曰：「伏奉恩制雲，馬知玄有殷王子比乾之忠貞，有魏侍中辛毗之諫諍，而我亟以用己，昧於知人。蒸棟樑於將為大廈之晨，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。臣不佞，敢請以蚩為太史令，以代馬知玄。」

亡，賞延於後者。宸翰忽臨，載驚載懼，叩頭氣竭，號斷血零。伏以臣先父臣知玄，學究天人，藝窮曆數，因玄鑒得居聖朝。當大王彩當芻蕘之晨，是臣父展嘉謨之日。逆耳之言難聽，驚心之說易誅。今蒙聖哲旁臨，照此非罪。鴻恩沾灑，猶驚已散之精魂；好爵彌縫，難續不全之腰領。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，要（「要」原作「定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國家之寵榮。報平王而不能，效伯禹而安忍。況今天圖將變，曆數堪憂，伏乞斥臣遐方，免逢喪亂。」王覽疏不悅，乃返寢於候雨殿。既寤，宴百執事於凌雲台曰：「適有嘉夢，能曉之，使我心洗然而亮者，賜爵一級。」群臣有司，皆頓首敬聽。曰：「吾夢上帝雲，助爾金，開爾國，展爾疆土，自南自北，赤玉泊石，以答爾德。卿等以為如何？」群臣皆拜舞稱賀曰：「答鄰國之慶也。」蟹飛曰：「大不祥，何慶之有？」王曰：「何謂其然？」蟹飛曰：「大王逼脅生人，滯留幽穴，錫茲咎夢，由天怒焉。夫助金者鋤也，開國者辟也，展疆土者分裂也，赤玉泊石，與火俱焚也。得非玄之鋤吾土，攻吾國，縱火南北，以答係領之辱乎？」王於是赦玄之之罪，戮方術之徒，自壞其宮，以禳厥夢。乃以安車送玄之歸，才及榻，玄之寤。既明，乃召家僮，於西牖掘地五尺餘，得蟻穴如三石缶。因縱火以焚之，靡有子遺，自此宅不復凶矣。（出《纂異記》）

短狐

搜神記及《鴻范五行傳》曰，蜮射生於南方，謂之短狐者也。南越夷狄，男女同川而浴，淫以女為主，故曰多蜮。蜮者淫女惑亂之氣所生。（出《感應經》）

蜘蛛怨

頃有寺僧所住房前，有蜘蛛為網，其形絕大。此僧見蜘蛛，即以物戲打之，蜘蛛見僧來，即避隱。如此數年。一日，忽盛熱，僧獨於房，因晝寢。蜘蛛乃下在床，齧斷僧喉成瘡，少頃而卒。蜂蠆有毒，非虛言哉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蜥蜴

曹叔雅《異物志》曰：魚跳跳，則蜥蜴從草中下。稍相依近，便共浮水上而相合，事竟，魚還水底，蜥蜴還草中。（出《三教珠英》）

殷瑯

陳郡殷家養子名瑯，與一婢結好經年。婢死後，猶往來不絕，心緒昏錯。其母深察焉。後夕見大蜘蛛，形如斗樣，緣床就瑯，便燕爾怡悅。母取而殺之，瑯性理遂復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豫章民婢

豫章有一家，婢在灶下。忽有人長數寸，來灶間，婢誤以履踐殺一人，遂有數百人，著衰麻，持棺迎喪，凶儀皆備，出東門，入園中覆船下。就視皆是鼠婦，作湯澆殺，遂絕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南海毒蟲

南海有毒蟲者，若大蜥蜴，眸子尤精朗，土人呼為十二時蟲。一日一夜，隨十二時變其色，乍赤乍黃。亦呼為籬頭蟲。傳云，傷人立死，既潛噬人，急走於籬籬之上，望其死者親族之哭。新州西南諸郡，絕不產蛇及蚊蠅。餘竄南方十年，竟不睹蛇，盛夏露臥，無嚙膚之苦。此人謂南方少蛇，以為夷獠所食。別有水蛇，形狀稍短，不居陸地，非噴毒齧人者。（出《投荒雜錄》）

諾龍

南海郡有蜂，生橄欖樹上，雖有手足，頗類木葉，抱枝自附，與木葉無別。南人取者，先伐僕樹，候葉凋落，然後取之。有水蟲名諾龍，狀如蜥蜴，微有龍狀。俗云，此蟲欲食，即出水據石上。凡水族游泳過者，至所據之石，即跳躍自置其前，因取食之。有得者必雙，雄者既死，雌者即至，雌者死亦然。俗傳以雌雄俱置竹中，以節間之，少頃，竹節自通。裡人貨其僵者，幻人以蜂，俱用為婦人惑男子術。（出《投荒雜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